

容齋三筆

容齋三筆卷第九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騏自參知政事除知樞密院趙鼎論不受相印乃改樞密使而陳已供職累日朝論謂兩樞長又各稱不同為無典故案熙寧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各府陳升之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弼既為使神宗以升之輔政欲稍異其禮且王安石意在抑彥博故特命之然則自有故事也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為便何澹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人為無義幾至喧譟紹熙五年七月福六年八月救蠲三年以前者案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救

云私天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爲所得  
又云天福五年終已前殘稅並放而今納無  
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爲斷則民已輸以前  
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  
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馮道爲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著長樂老  
自叙云余先自燕亡歸河東事莊宗明宗愍  
帝清泰帝晉高祖少帝契丹主漢高祖今上  
三世贈至師傅階自將仕郎至開府儀同三  
司職自幽州巡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官自試  
大理評事至兼中書令正官自中書舍人至  
戎太傅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齊國公孝於  
家忠於國已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下  
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其不足  
者不能爲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  
官何能爲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  
此文載於范質五代通錄歐陽公司馬溫公道

嘗詆誚之以爲無廉恥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爲相至

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自問詩述其踐歷其

序云予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周祖征

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生尚未釋褐不

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

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榮遇十五

年間遂躋極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

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宴居讀佛書歌詠

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見

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叙相類亦

可議也

唐莊宗時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

時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安重誨使他人易服

而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

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

神將召至京師宰相趙鳳諫乃止觀此事則  
玄豹之方術可知然馮道初自燕歸太原監  
軍使張承業辟為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謂  
承業曰馮生無前程不可過用書記盧質曰  
我曾見杜黃裳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  
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於是  
薦道為霸府從事其後位極人臣考終牖下  
五代諸臣皆莫能及則玄豹未得擅唐許之  
譽也道在晉天福中為上相詔賜生辰器幣  
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狼籍不  
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問命獨有形狀可相而  
善工亦失之如此

椰子厚鉢鉢鏵鏵滄浪

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

畝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  
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澧  
水鄴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  
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

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予游吳中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脩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予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於人弃不售安知其後卒爲名人賞踐如滄浪亭者今爲韓蘄王家所有價直數百萬矣但鉅錡復埋沒不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其亦如是哉

司封失典故

南渡之後臺省胥吏舊人多不存後生習學加以省記不復諸悉典章而司封以閑曹之故尤爲不謹舊法大卿監以上贈父至太尉止餘官至吏部尚書止今司封法餘官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昔之吏書也而中散以上贈父至少師止案政和以前太尉在太傅上其上唯有大師故凡稱攝太尉者皆爲攝太傅則贈者亦應如此不應但許至少師也生爲



執政其身後但有子升朝則累贈可至極品  
大國公歐陽公位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後以  
諸子恩至太師充國公而其子棐亦不過朝  
大夫耳見於蘇公祭文及黃門所撰神道碑  
比年汪莊敏公任樞密使以子為待從乃可竟不  
國公而司封以為須一子為待從乃可竟不  
肯施行不知其說載於何法也朱漢章却以  
子贈至大國公舊少卿監遇恩封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自後再該加封則每次增百戶無  
止法今一封印即止舊學士待制食邑千五百  
戶以上每遇恩則加實封若虛邑五百者其  
實封加二三百虛邑三百二百者實封加一百  
今復不然雖前執政亦只加虛邑三百耳故  
侍從官多至實封百戶即止尤可笑也

老人該恩官封

晁無咎作積善堂記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  
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  
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仲康

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爲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丞相以爲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太君今自乾道以來慶典屢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封而子已沒者其家未嘗陳理爲可惜也

淳熙十四年學士中丞以雜學士除翰林學士蔣世脩以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時施聖與在政府語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人吾輩當自點檢蓋謂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紹興中所除者不暇縷述姑從壽皇聖帝以後至于紹熙五年枚數之爲學士者九人仲兄文安公史魏公伯兄文惠公劉忠肅王日嚴王魯公周益公及予其後李獻之也二兄史劉王周皆擢執政日嚴以耆老拜端明致仕唯予出補郡獻之遂踵武爲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則黃德潤蔣世脩



謝昌國何自然也辛姚黃皆執政唯蔣補郡  
昌國徙權尚書即去國自然以本生母憂持  
服云

漢高祖父母姓名

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見於史者如是而  
已皇甫謐王符始撰爲奇語云太公名執嘉  
又名孺媪姓王氏唐洪文館學士司馬正作  
史記索隱云母温氏是時打得班固泗水亭  
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云母温氏與賈  
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歎古人  
未聞聊記異見予切謂固果有此明證何不  
載之於漢紀疑亦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  
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州龍媪廟碑亦  
云姓温氏則指媪爲温者不一也唐小說纂  
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  
之中外泗州亭長碑昭然具載外族温氏蓋  
不根誕妄之說

君臣事迹屏風

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跡上以天下無  
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  
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  
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  
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  
於屏風列之御座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  
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  
詔有批李夷簡及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略云  
取而作鑑書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  
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爲後  
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  
見其人論列是非既庶幾爲坐隅之戒發揮  
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  
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於表  
賀又答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憲宗此  
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篇而未用皇甫鏞  
而去裴度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  
意果安在哉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誕節

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

道士經法科講論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

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此事見舊五

代史紀不知曾行與否至何時而罷也蓋是

時猶未鬻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廢併寺院

有詔約束云男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

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

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剝

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兆

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

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候勅

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其防禁

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于官便可出家

也念經讀射佃逃田為背誦與對本云

僧道科目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誕節

漢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隨宜損益不害其為  
炎漢唐之法制大抵因隋而小加振飾不害  
其為盛唐  
國家當五季衰亂之後其究不下秦隋然一  
時設施固亦有可採取案周世宗顯德二年  
詔應逃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  
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  
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  
分如其近北諸州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  
限其近北諸州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  
內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  
年內三分交還一分此外者不在交還之限其旨  
明白人人可曉非若今之令式文書盈於凡  
閣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捨去物業三五十  
年妄人詐稱逃戶子孫以錢買吏而奪見佃  
者為可歎也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

皇清藏書 谷齊三 卷九 六一 會通錄

往往實之極刑予既書於續筆矣薛居正舊  
 史記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略記  
 于此樊愛能何徽以用兵先瀆軍法當誅無  
 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隣以  
 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  
 耗刑部員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  
 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  
 希以督脩永康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噉飯者  
 密州防禦使使符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視  
 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複孺不辦  
 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  
 其罪有不至死者

一字數義固孟有之矣若孟字只是最長最先  
 之稱如所謂孟侯孟孫元妃孟子孟春孟夏  
 之類是也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孟為我  
 注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而謂孟為里  
 克妻字則非矣又云孟一作盍史記呂后本

紀注中引此句而司馬正索隱乃云孟者且  
也言且啗我物其說無所據班固幽通賦盍  
孟晉以迨羣李善乃注孟爲勉蜀王衍書其  
臣徐延瓊宅壁爲孟言蜀語謂孟爲弱故以  
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館于徐弟以爲已識  
此義又爲無稽也東坡與歐陽叔弼詩云主  
孟當啗我玉鱗金鯉魚正用優施語魯之寶  
刀曰孟勞不詳其義

向巨原詩

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  
宏夫坐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傳  
朋遊芝山登五老亭以駕言出游分韻賦詩  
巨原得駕字其語云茲山何巍巍氣欲等嵩  
華從公二三子勝日飽閑暇躋攀謝車輿自  
辦兩不借捫蘿覓幽磴行椒得孤樹側送夕  
陽移俯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驚代謝  
却數一周星復命千里駕身從泛梗流事與  
浮雲化竭來共一尊似爲天所赦明發還問



卷九 字銀版印

塗合離足悲吒詩成觀者皆服傅朋游絲詩

卷數百篇巨原獨不深歎美之頗記其數句

曰先生著各節百世追延陵我評先生賢不

以能書稱功成磨蒼崖盛德頌日昇勿書陵

雲榜華顛踏高層句格超峻其旨皆有規諷

與前所紀劉彥冲古風相類也後哀其平生

所作數千篇目為葵齋雜藁倩子為序時予

在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卧病僅能於枕

上一讀而已巨原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老

子真祠地君來覓紙題文如士衡俊年與正

平齊聞說鍾陵郡官居章水西涪翁詩律在

佳處可時携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亡友葉黯晦叔嘗除勅今所刪定官紹興十

九年為福建帥屬予嘗因春補諸生白于府

主邀與同考校鎖宿貢院兩旬予作長句云

沈沈廣廈清如水市聲不到耳一閑十

日豈天賜慙愧紛紛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玉

人又矣眼中無此士連床夜語不成寐往安  
雞聲忽驚起是中差樂真難名昔者相過  
得此但憐時節不相謀正墮清明寒食裏梨  
花已空海棠外間物色知餘幾只恐雨風  
摧折之負此一春吾過矣謝公尋山飽間暇  
應笑腐儒黏故紙錦囊得句應已多萬一相  
思頻寄似時謝景思爲參議官故卒章簡之  
晦叔和篇云文章萬言抵杯水世上虛名徒  
爾耳我常自笑一生癡那更將癡笑羣子大  
屋沈沈餘百年到今所閱知幾士看渠得失  
自偶然其間悲喜從何起君聞我言亦大笑  
爲說萬事忽如此飛雨時聞打窻紙他年  
外不知春有幾容今日似其語意超新年  
萬一復相從未必從今日似其語意超新年  
惜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氏多引韻  
起若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經  
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是也然此猶是作對  
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

樽俎定常開是也故予自福洋滿歸晦叔以  
二詩送別正用此體一章云一門伯仲知誰  
似四海文章正數君何事與予如舊識由來  
於世兩相聞開官各喜光陰曠勝地空多物  
色分忽復翩然從此去便應變化上青雲二  
章云此地相從驚歲晚登臨况是客歸時却  
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子知情到中年  
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為悲梅花盡醉江清上  
黯澹西風凍雨垂可謂奇作然相別不兩年  
即下世每誦味其語輒為悽然因刻所作容  
齋記嘗識于末

容齋三筆卷第九

終

終  
真  
寶  
谷  
昔  
時  
金  
文